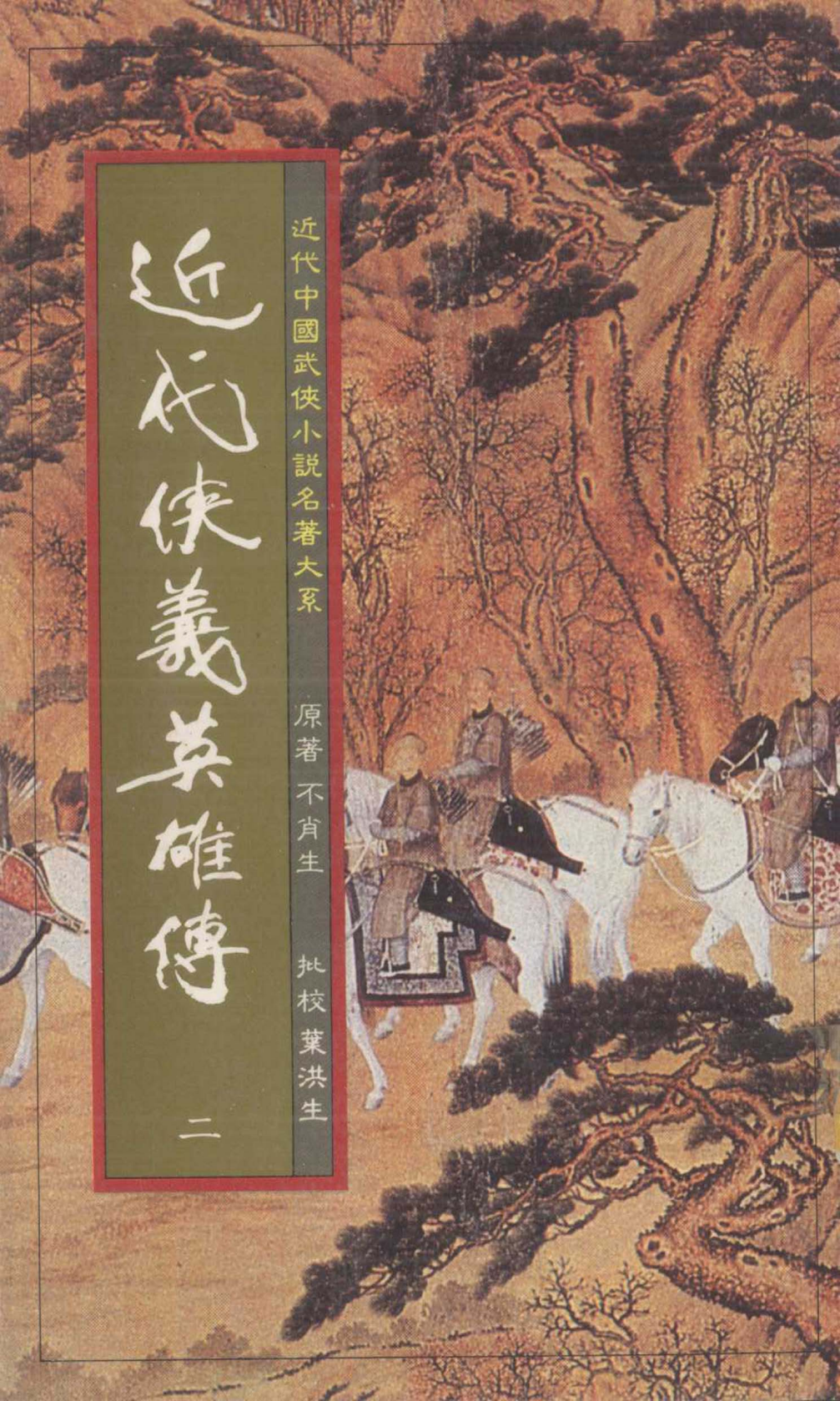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. It depicts three warriors on horseback, dressed in armor, traversing a rugged, mountainous landscape. The scene is characterized by large, gnarled trees and steep, rocky slopes. The painting style is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, with fine lines and a rich use of ink washes to create depth and texture. The overall tone is historical and heroic, fitting the theme of the book.

近代俠義英雄傳

二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不肖生

批校 葉洪生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近代俠義英雄傳

二

原著 不肖生
校 葉洪生

73·11·0724

·8404312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近代俠義英雄傳（第二冊）

著者 平江不肖生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〇一六—二三一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—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定價：全四冊新台幣六〇〇元

再補敘夜行
衣靠之製法
，歷歷如繪
，細膩之極
。

第二十五回

偷寶劍鼓樓鬪淫賊 飛石子破廟救門徒

話說陳廣泰見張燕賓說，兩個袖彎上的鈕扣，用處很大，心中兀自不能理會，隨口問道：「你且說有什麼大用處。」張燕賓笑道：「這不是一件很容易明白的事嗎？這種行頭的尺寸，是照各人身體大小做的。你看這衣的腰脅袖筒，不都是小得很嗎？只是腰脅雖小，因為對襟，有鈕扣在前胸；所以穿在身上，彎腰屈背，不至覺得纏絆難過。至於兩隻衣袖，是兩個圓筒；若不照臂膊的大小，大了礙手，小了穿不進。就是照臂膊的尺寸，而兩個圓筒，沒有鬆壞，兩膀終日伸得直直的，便不覺怎麼；但一動作起來，拐彎的地方，沒有鬆壞，處處掣肘。不是穿了這衣服在身上，反被他束縛得不能靈便了嗎？」陳廣泰也笑道：「原來是這麼一個用處，怪道這衣服，名叫夜行衣靠，就是靠皮貼肉的意思。」

說時，脫了身上的衣服，換了絹衣，照張燕賓的樣，裝束停當了，外面罩上長衣，陳廣泰的容貌，雖不及張燕賓生得標緻，風度翩翩，然而五官端正，目秀眉長，俗語說得好，「三分人材，七分打扮」，看了張燕賓的漂亮衣服，穿著起來，對鏡一望，幾乎連自己不認識自己了。張燕賓道：「我們趁黃昏時候進城，你儘管大著膽跟我走，一點兒不用害怕，決不會有人，能

認得出你。」陳廣泰點頭道：「我害怕什麼，到了縣衙裡大堂上，一個揪住我的頭，一個按住我的腳，我尚且說走就走了，於今自由自在的，又有你這麼一個好幫手，料想廣州城裡，沒有能奈何你的人，我們就此走罷。」

張燕賓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不過你黑夜到人家行事，這番是初次，此種事，很有些奇怪，不問這人的本領有多高大，膽量有多粗豪，初次總免不了有些怯怯的，好像人家已預先防備了，處處埋伏了人，在那裡等候似的，一舉一動都不自如起來，便是平常有十分本領的，到了這時，至多只使得出六成了。甚至還沒進人家的屋，那顆心就怦怦的跳起來，自己勉強鎮攝，好容易進了裡面，心裡明知道這人家，沒一個是我的對手，他們儘管發覺了，也沒要緊，然身上只是禁不住，和篩糠一般的只抖。若聽得這家裡的人，有些響動，或有談話的聲音，更不由得不立時現出慌亂的樣子。這是我們夜行人，初次出馬的通病，少有能免得掉的。不過我事先說給你聽，使你好知道，這種害怕，並沒有妨礙，不要一害怕，就以為是兆頭不好，連忙將身子退了出來，這一退出來就壞了。」

陳廣泰對於這一類的事，全沒有研究，這時真是聞所未聞，聽得一退出來就壞了的話，忍不住插嘴問道：「怎麼退出來，倒壞了呢？更為什麼害怕倒沒有妨礙呢？」張燕賓道：「這種害怕，無論是誰，只有第一次最厲害，二三次以後，就行所無事了。第一次若因心裡泛疑，無故退了出來，則第二次必然害怕得更厲害，甚至三五次以後，膽氣仍鼓不起來，一旦真個遇了對手，簡直慌亂得不及尋常一個小偷，只要第一次穩住了，能得了采，以後出馬順遂，自不待

說。便是采頭不好，第一次就遇了對手；但初進屋在害怕的時候能穩得住，對手見了面，彼此交起手來；初進屋害怕的心思，不知怎的，自然會沒有了，膽量反登時壯了許多。這種情形，我曾親自領略過，不是個中人，聽了決不相信。以為沒遇對手，倒怕得厲害；遇了對手，膽量反壯起來，世間沒有這種道理。」

陳廣泰聽了，也覺沒有這種情理，問張燕賓親自領略的，是什麼事？張燕賓笑道：「我初次經歷的事，說起來好笑，那時我才得一十三歲，跟著我師傅，住在梧州千壽寺，這日來了一個山西人，是我師傅的朋友，夜間和我師傅對談，我在旁邊聽得，說梧州來了一個採花大盜，數日之間，連出了幾條命案，都報了官，懸了一千兩銀子的賞，要捉拿這個強盜，山西人勸我師傅出頭，我師傅不肯，說多年不開殺戒，況事不關己，犯不著出頭。我當時以為是我師傅膽怯，山西人曾對我師傅，說過那採花大盜藏身的地方，我便牢牢的記了，等到夜深，我師傅和山西人，都已安歇了，我就悄悄的偷了師傅的寶劍，瞞著師傅出寺，找尋採花大盜，一則想得那一千兩銀子的懸賞，二則想借此顯顯自己和師傅的名頭。那個採花大盜姓郝，因他生得滿臉癍紋，江湖上人都稱他為花臉蝴蝶郝飛雄，在梧州藏身的地方，是一個破廟的鼓樓上，除了師傅的朋友山西人之外，沒旁人知道。」

陳廣泰聽到這裡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山西人怎生能知道的呢？」張燕賓躊躇了一會說道：「你不是圈子裡頭的人，說給你聽，倒沒什麼緊，若是外人，我說出來，就有妨礙。因為此刻郝飛雄還沒有死，山西人求我師傅的事，沒外人知道；這話一傳揚出去，郝飛雄必與山西人翻臉，

不是我害了山西人嗎？山西人和郝飛雄，原是有些兒交情的朋友；那番一同到梧州來，打算劫一家大闊老的。不知為什麼事不順手，耽擱了幾日。郝飛雄不能安份過日，每夜出外採花；山西人勸他不聽，幾乎弄翻了臉。

「山西人的武藝，雖不是郝飛雄的對手，心思卻比郝飛雄周密。見郝飛雄那麼任性胡為，便存心除了這個壞蛋，替那些被強姦死去的女子伸冤。知道自己的本領不濟，面子上就不敢露出形蹤來；敷衍得郝飛雄絕不起疑，才暗地來求我師傅。以為我是個小孩子，在旁聽了沒要緊。誰知我年紀雖小，好勝的心思卻大，那回若不是偷了師傅的寶劍在手，險些兒鬧出大亂子來。千壽寺離郝飛雄住的破廟，有十四五里路，我初出寺的膽氣極壯，什麼也不知道害怕，一口氣奔到離破廟只有半里路的所在，方停步，想就地下坐著，歇息歇息。誰知我的身體，才往地下一坐，猛聽得腦後一聲怪叫，接著呼呼的風響，只嚇得我拔地跳了起來，手舞著寶劍，向前後左右亂砍。」

陳廣泰插口問道：「什麼東西叫，什麼東西響呢？」

張燕賓笑道：「我當時不知道是什麼，所以嚇得慌了手腳。過了一會，才知道是兩隻貓頭鳥，躲藏在一個枯樹兜裡面；我坐著歇息的地方，就在那樹兜旁邊。兩隻東西在裡面聽得響聲，以為有人來捉牠，因此狂叫一聲，插翅飛了。但是我那時雖已明明知道是一對貓頭鳥，用不著害怕，然而一顆心，總禁不住怦怦的跳動，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是什麼道理。無論怎樣的竭力鎮靜，終是有些虛怯怯的，不似出千壽寺時的膽壯；彷彿覺得郝飛雄知道我去捉拿他，已有了準

行文跌宕、
奇峯突起！

備似的。不過我那時想得那一千兩賞銀和揚名的心思很切，心裡雖有些虛怯的，卻仍不肯退回頭。自己鼓勵自己道：『郝飛雄並不是什麼三頭六臂，了不得的人物，又不是神仙，能知道過去未來，我既已瞞著師傅出來，若不能將淫賊拿住，不但不得揚名，外人反要罵我不中用。』有這麼一鼓勵，膽量果覺著壯了些，懶得再坐下來歇息，逕奔到那破廟跟前。看廟門是關著的，即縱身上了房屋。

「我記得那時正是三月二十左右，有半明半暗的月光，十步以內，能看得清晰，廟門以內，東西兩座鐘鼓樓，我大著膽子，上鼓樓找尋淫賊，卻是不見有個人影，只有一堆堆亂蓬蓬的稻草，像是曾有人在草內睡過的。我見郝飛雄不在，只得退了出來。才回身走到鼓樓門口，即見一條黑影，從西邊房簷上，飄飄下來，落地沒有些兒聲息。我料知是郝飛雄，暗暗的吃驚這淫賊的本領，果然不弱。可是作怪，那黑影下地，就沒看見了。我因鼓樓裡的地方仄狹，不好施展，連忙朝那黑影下來的所在躡去，喝一聲淫賊那裡走！不見他答應，正要向各處張望，不知郝飛雄怎的已到了我背後，劈頭一刀砍下。我這時倒不害怕了，一閃身讓過那刀，轉身就交起手來，才鬥了四五個回合，那淫賊實在有些本領，我初次和人動手，那裡是他的對手呢？明知道敵他不過，滿打算賣他一手，好抽身逃跑。叵耐他那口刀，逼得我一點空閒沒有，一步一步的向後退，心裡只急得說不出的苦楚，看看退到後面沒有餘地了，想不到郝飛雄忽猛叫了一聲哎呀，掉轉身抱頭就跑，一霎眼便沒看見了。」

陳廣泰失聲問道：「怎麼呢？」張燕賓笑道：「幸虧我師傅因不見了寶劍，猜度是我偷了，

來幹這冒失事，急急的把山西人叫了起來，趕到破廟來救我，只要來遲一步，我的性命便完了。我師傅在屋上，打了郝飛雄一五花石，正打在額角上，所以抱頭而跑。山西人要追，我師傅不肯，收了寶劍，責罵了我一頓，說山西人的本領，已是了得，尚且打郝飛雄不過，你乳臭未除的小子，怎敢這麼胡鬧。」

陳廣泰笑道：「你也真是胡鬧！你說偷你師傅寶劍的時候，我心裡就暗地思量，如何自己的寶劍，會被徒弟偷去，還兀自不知道呢！那也算得是有本領的人嗎？」張燕賓笑著點頭道：「是時候了，我們走罷。好在李御史家裡，沒有會把勢的人。你雖說是初次，大概不至著慌。」

陳廣泰跟著張燕賓出來，仍舊反鎖了房門，一同出廟，逕奔廣州城來。進城恰在黃昏時候，城門口出進的人多，果然無人注意陳廣泰。張燕賓的路徑，也很熟悉，初更時候，二人便在黑暗地方，卸去了外衣，各做一個包袱捆了，繫在腰間，揀僻靜處，上了李御史的房。陳廣泰留神看張燕賓的身法，甚是矯捷，躡房越棟，直如飛鳥一般，不禁暗暗的佩服。二人人同到李御史的上房，張燕賓教陳廣泰伏在瓦楞裡莫動，自己飄身下了丹墀，陳廣泰心想他教我莫動，不是怕我初次膽怯，反把事情弄糟了，不如教我伏在這裡。其實我雖是初次，這裡又不是龍潭虎穴，我怕什麼呢？於今他已從丹墀裡下去了，我何不轉到後面去，見機行事呢？

主意已定，即躡到上房後面，只見一個小小的院落，隱約有些燈光，射在一棵合抱不交的大芭蕉樹上，就屋簷上凝神聽去，聽得似婦女說笑的聲音，隨飛聲落到芭蕉樹旁邊，看燈光乃是從兩扇玻璃窗裡透了出來，說笑的聲音，也在裡面。玻璃有窗紗遮掩了，看不出房裡是何情

景，只好把耳朵，緊貼在窗門上，聽裡面說些什麼話。

聽得一個很嬌嫩的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對老爺只說是六百兩銀子，他老人家便再不捨得出錢些，也不能說像這般一副珍珠頭面，六百兩銀子都值不得。」又有個更嬌嫩的女子聲音答道：「老爺只出六百兩，還有八百兩誰出呢？」先說話的那個帶著笑聲答道：「只我小姐真狀，這八百兩銀子，怕太太不拿出來嗎？依我看這副頭面，一千四百兩銀子，足足要佔六百兩銀子的便宜，這也是小姐的福氣，才有這般湊巧，遲幾個月拿來，固然用不著了，就早幾月拿來，小姐的喜事，不曾定妥，老爺也決不肯要，做新娘有這麼好的珍珠頭面，不論什麼闊人，也得羨慕，新貴人看了，必更加歡喜。」說著格格的笑。

就聽得這個啞了一口，帶著惱怒的聲音說道：「死丫頭，再敢亂說，看我不揪你的皮。」接著聽得移動椅子的聲響，好像要起身揪扭似的，先說話的那個說道：「小姐當心衣袖，不要把這一盒珠子攢潑了，滾了一顆，便不是當耍的呢。」這話一說，那小姐即不聽得動了。略停了一會，那小姐說道：「這幾顆十光十圓的珠子，若不是我零星揩人家的便宜買進來，這時候一整去買，你看得多少銀子，這頭面上沒一顆趕得上我這些珠子，都要賣一千四百兩，一兩也不能減少。哦，茶花，你開箱子，把太太的那兩顆珠子，拿來比比看，可比得過這頭面上的。」

茶花笑道：「小姐也太把太太的珠子，看得不值錢了，怎麼還比不上這頭面上的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聽得開箱的聲音。一會兒，又聽得開箱蓋響，仍是茶花的聲音說道：「小姐比比看，頭面上那一顆，趕得上這兩顆一半？我曾聽太太說過，這兩顆珠子是祖傳的，每顆有八分五厘

重，若是再圓些，光頭再好些，就是無價之寶了呢。這頭面上只要有一顆這麼的珠子，莫說一千四百兩，一萬四千兩也值得。」陳廣泰聽了這話，不由得暗喜道：「我初次做這趟買賣，算是做著了，再不動手，更待何時呢！」

這時看那院落裡的門，並不牢實，等他們睡了，才動手去撬開，原不是件難事，不過他們既上床睡覺，這些值錢的珍珠，必然好好的收藏，教我從那裡下手尋找咧？並且張燕賓說這小姐，就是定給要打我的那瘟官做媳婦，我驚嚇他一下子，也好使那瘟官聽了，心裡難過。像這樣不牢實的門片，還愁一腳踢不開來。陳廣泰想到這裡，移步到那扇門跟前，伸手輕輕的推了一推，插上了門閂的，推不動，提起腿待踢，卻又有些不敢冒昧，忙把腳停下來。

就在這個當兒，忽聽得芭蕉樹底下，一聲貓叫，陳廣泰不作理會，房裡的小姐聽了貓叫，似乎很驚訝的呼著茶花說道：「白燕黃鸝都掛在院子裡，我幾番囑咐你，仔細不要把那隻瘟貓，關在院子裡，你只當耳邊風，你聾了麼，沒聽得那瘟貓叫嗎？還不快開門，把籠提進來。」陳廣泰聽得分明，心裡這一喜，真是喜出望外。茶花旋開著門，口裡旋咕噥道：「只這瘟貓，真討人厭，什麼時候，又死在這院子裡來了。」

門才開了一線，陳廣泰順勢一推，將茶花碰得仰跌了幾尺遠，搶步進了房。那小姐見茶花跌倒在地，回頭見一個陌生的男子，兇神惡煞一般的，躡了進來，哎呀一聲沒叫出口，就嚇昏過去了。陳廣泰看桌上光明奪目的，盡是珍珠，幾把抓了，揣入口袋，正待回身出門，猛聽得門外一聲喝道：「好大膽的強盜，往那裡走？」陳廣泰存心以為李御史家，沒有會把勢的人，

忽聽了這聲大喝，不由他不大吃一驚。

不知陳廣泰怎生脫險，且俟第二十六回再說。

陸評

張燕賓謂初次作賊，往往膽怯，乃引捉拿郝飛雄一事證之。余初閱此回時，意頗嫌其累贅，及閱至後文，方知作者寫郝飛雄及山西人一段，是完全為張燕賓與陳廣泰作影子也。筆不妄落，於斯可見。

張燕賓敘述捉拿郝飛雄事，小小一段文字，有明筆、有暗筆、有曲筆、有直筆、有繁筆、有簡筆，前後情事，類皆出人意外。語云：「獅子搏兔，亦用全力。」作者敘述各事，直是全身貫注，不肯放鬆一筆也。

作文如用兵然，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，總要使人猜度不到方妙。如張燕賓在半路歇息，忽聞腦後一聲怪叫；又如郝飛雄不在樓上，卻見一條黑影，從房上飄下；又如張燕賓看看退到後面，沒有餘地，郝飛雄忽然叫聲哎呀，抱頭而逃。種種奇特之筆，虛虛實實，萬萬令人猜想不到後文之果何如也。勢如波濤起伏，洶湧不定，閱者眼光，亦復隨之而為轉移矣。李氏主婢之談話，完全從陳廣泰耳中聽出，文情絕妙；而兩人對答之語氣中，又能將老爺之吝嗇、小姐之貪便宜、主婢二人之調笑，曲曲傳出。文筆之細緻，殆無以加於此矣。

陳廣泰正在躊躇，貓忽發聲而叫，可謂湊極矣。迨閱至後文，方知貓叫之中，尚有內情，此則令人猜想不到矣。一結駭絕，門外呼者，果為誰呀？然我知善讀者固早已猜到矣。

第二十六回

求援繫杜知縣聯姻 避煩難何捕頭裝病

話說陳廣泰搶了珍珠，正待回身逃跑，忽聽得院子裡有人喝，大膽的強盜那裡走？不由得大吃一驚，他來時不曾準備廝殺，沒有攜帶兵器，僅腰間藏了一把解腕尖刀，不過七八寸長短，這時只得拔了出來，衝出房門，藉玻璃窗上透出的燈光，朝院中一看，空洞洞的，並不見一人，陡然想起剛才的喝聲好熟，心裡才明白是張燕賓開的玩笑，飛身上屋，果見張燕賓立在簷邊，二人打了一個手勢，各還本領，如宿鳥投林，一會兒越出了廣州城，到了人煙稀少的地方，才放鬆了腳步。陳廣泰先開口問道：「你得著了什麼沒有？」

張燕賓反手拍著背上的包袱笑道：「我得著的在這裡面，我們今日湊巧極了！我拿的東西，雖值不了錢，然多少比那值幾千幾萬的，還要貴重。我下去的那個丹墀，旁邊就是李御史夫妻的臥房，那瘟官娶李家小姐做兒媳婦，誰知就在今日下訂。瘟官要巴結李御史，揀他家傳值錢的金珠寶石，總共一十六樣，做下訂的禮物。李御史從來吝嗇，看了這些值錢的東西，好不歡喜。我到他臥房窗外的時候，李御史正拿著這十六樣禮物，一樣一樣的把玩，笑嘻嘻的對他的老婆說：『這樣能值多少，那樣能值幾何，還有幾樣，是有錢也無處買的。』」

「我從窗縫向裡面張望，原來五光十色的，盡是珠翠，做一個小小花梨木盒子裝了。李御史把玩一番，隨手將小木盒，放在旁邊一張小几上，夫妻兩個，都躺在一個螺鈿紫檀木炕上，呼呼呼的抽鴉片煙。我正躊躇，他二人不睡，我如何好動手去偷東西呢？事真是無巧不巧，恰好在我躊躇的時候，一個聽差模樣的人，雙手托著一個大包，打前面房間走來，我連忙閃身立在暗處。那人走過丹墀，推開李御史的臥房門，原來是虛掩的，並不會加門。那人推門進去，我便緊跟在他背後，李御史夫妻和這聽差的都不在意，我端了那個花梨木盒子，回身出來，還在窗外聽了一會，李御史並沒察覺，我恐怕你在房上等得心焦，即上房找你，你卻到了後院。」

陳廣泰喜笑道：「你說你無巧不巧，你那知道我比你更巧，我也是不敢劈門進去，正在思量主意，好一隻貓兒，在芭蕉樹底下，叫了一聲，那房裡的小姐，就怕貓咬了他養的白燕，叫丫頭茶花開門到院子裡提鳥籠，我便趁這當兒，只等那門一開，順勢一掌，連門片把那丫頭打倒，我才得進房，不然，要劈開門進去，就得驚動一千人了。」張燕賓哈哈笑道：「好一隻貓兒，你看見那貓是什麼毛色？」

陳廣泰這才恍然大悟，也打著哈哈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一做貓叫，他們就會開門呢？」張燕賓道：「我何嘗知道他們一定會開門，不過看了你提腳要踢門，又不敢踢的樣子，料知你是不敢魯莽，我跳下院子的時候，就看見屋簷底下，掛了好幾個很精緻的鳥籠，一時觸動了機智，便學了一聲貓叫，不想房裡的人，果然著了我的道兒。」陳廣泰聽了，非常佩服張燕賓，很詫異的說道：「怎的我在那院子裡，立了那麼久，並不會留神到屋簷底下的鳥籠，你一下去就看

見了，是什麼道理呢？」張燕賓道：「那有什麼道理，你只因是初次，見窗外透出燈光，窗裡有人說話，便一心只想去窗跟前探望，並且初次做這種買賣的人，心裡都不能安閒自在，平日極精明的人，一到了這時候，就不精明了。三五次以後，才得行所無事，所謂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豈但屋簷底下的鳥籠，一落眼就看得分明。」

二人旋走旋說笑，不一刻已到了圓通庵附近，二人都解下包袱，把外衣穿了，仍裝出斯文樣子，回廟歇息，從此陳廣泰跟著張燕賓練習做賊，果然三五次後，陳廣泰也和張燕賓一般機警了。再說那番禺縣知事，姓杜名若銓，原是江蘇的一個大鹽商，家中有二三百萬財產，花了無窮的錢，挑了這個縣知事，他為人也很能幹，在廣東做了好幾任知縣，才得了這個首縣的缺，好容易利用李御史貪婪卑鄙，巴結上了，彼此聯了秦晉之好。

這日紅訂之後，杜若銓好不得意，以為此後有了這個泰山之靠的親家，自己便有些差錯，只要親家在總督跟前，說一句方便話，就能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無事了。不過就是這日，在大堂上走了陳廣泰，心裡不免有些憂慮，一面傳齊捕役，滿城兜拿，一面再提劉阿大一千積賊出來嚴訊，見劉阿大等供稱陳廣泰，一次都不曾出馬偷盜過，確是專教武藝的，才略將憂慮的心思放下。

在杜若銓的意思，以為陳廣泰既是專教武藝的，不曾犯過竊，這回就逃走了，也沒什麼緊，只要陳廣泰不在廣州犯案，也就是這麼馬馬虎虎的算了，日間忙著替自己兒子訂婚，對於追捕陳廣泰的事，因此並不上緊。誰知李御史家，就在這夜來報了搶劫，搶去的金珠寶物，竟是價

值四五萬，下訂的十六樣禮物，也被搶去了。這一來，把個杜若銓知縣，只急得一佛出世，連夜傳齊通班捕役，四城跼緝。這樁案子，還不曾辦出一些兒頭緒，接連廣州各富戶，到縣衙裡報搶劫案的呈詞，如雪片一般的飛來；所報被搶劫的情形，大概都差不多。杜若銓只得把捕役追比，勒限緝拿。一連七八日，捕役被比得叫苦連天，那裡能偵緝得一些兒蹤影呢？

那些被搶的富戶，除呈請追緝外，倒沒有旁的麻煩；惟有李御史失去了那麼多珠寶，而最心愛的小姐，又受了大驚嚇，心裡痛恨的了不得。一日兩三次的，逼著杜若銓，務必人贓並獲，好出他心頭的惡氣。李御史並將自己被盜，和廣州市連日疊出巨案的情形，說給那總督聽了。總督也赫然大怒，說省會之地，怎麼容盜賊如此橫行，傳了杜若銓上去，結結實實的申斥了一頓。嚇得杜若銓汗流浹背，回到縣衙裡，一面仍是嚴比捕役，一面懸五千兩銀子重賞，繪影圖形的捉拿陳廣泰。

陳廣泰作賊不久，畢竟有些膽怯，遂和張燕賓商議道：「我們圖報復那瘟官，於今已算是報復過了，就於講銀錢，此刻我二人幾次所得的，也不在少數，依我的意思，就此丟開廣州，往別處去，另打碼頭罷？你在這裡不曾露相，多停留幾日，倒沒要緊，我是不能久留了。和你做一塊兒呢？還是各走各的呢？」

張燕賓大笑道：「別處打碼頭，那裡趕得上廣州！我們買賣，正做的得手，豈有捨此他去的道理。到了要走的時候，我自然會和你一道兒走，也沒有各走各的道理。瘟官不懸賞，怎顯得我二人的能為。你要知道，做我們這種沒本錢的買賣，不做到懸重賞的地步，沒有身價，便

知進而不知退，喪亡無日矣。